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二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形勝

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劣又云燕薊內

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云形勝甲天下
宸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
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
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

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於
鑿無間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
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
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

乃古碣石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
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
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
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
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
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於海天下
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
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前乎元而為

宋宋都於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於秦在唐之前則兩
漢也前都秦而後都雒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
治道理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背之而不面焉者孔子
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夫以北辰為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所向則
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
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

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
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
之中自古建都之地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
有過此者也

朱文公熹曰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脉從雲中發
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
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第三
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於冀都蓋指今之京師

地也

唐趙德鈞為幽州節度使於幽之南六十里城閭溝而
戍之又於幽之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二城乃幽州
之門戶也閭溝即今良鄉潞縣即今通州

京師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腸瑯琊之粟轉輸北河
秦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地擊鼓
吹笙等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
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唐時已通吳之粟

於此矣

京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為關寨者二百一十
二為營堡者四十四為衛二十二為守禦所三設
分守叅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縣黃
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
海永平遵化薊州三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
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馬關設於外所以防
守營立於內所以應援其制可謂密矣此所以控

御其形勢者也

劉基云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通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甲天下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瀾瀾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若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於荒而以勢利相

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
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

劉基燕都龍虎臺賦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
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摩乾軋坤魁羣山而
獨尊其背則崔嵬突聳森岡巖而拱衛其勢則崑
崙駸駸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峙蒼龍蜿
蜒而屈盤仗昂首以奮角恍颺興而雲屯其北望
則居庸巖嶂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跋鳥

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掣其下視則漲海冲融飛
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密通睇三
山之可通彼呼鷹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蟾望烏
曷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勞乎
土功也想其嶽岑碣礧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
面水巨靈獻其幽秘歸邪護其光晷何嵩華之足
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道於上都揭神京
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差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

黃既駕鹵簿既濟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之萋萋
載雲罕與九旂光彩絢乎虹霓山祗執轡以廣道
屏翳洒雨以清埃朝發軔於清都夕駐蹕于斯臺
明四目以遐覽沛仁澤于九垓眇軒轅之梁甫屑
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
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睹斯臺
之壯觀敢不慕乎頌聲遂作頌曰瞻彼神臺在京
之郊金城內阻靈闕外包上倚天倪下鎮地軸太

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我我虎以踞之羣山龍從
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隆神臺與天斯
同崇臺有偉鑾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春明夢餘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三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城池

舊幽州城在今城西南唐藩鎮城卽遼金故城也隋之
天寧寺舊在城中今在城外矣憫忠寺有舍利記唐景
福元年建其文曰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
康衢憫忠寺舊在城中東南今在城外西南僻境矣

銅馬門在舊燕城東南隅卽古薊城門城有十門此其一也昔慕容雋得奇馬名赭白歷三世四十九歲而駿逸不減銅範其像立門外因以名門

唐武德六年遷營州於薊樓館甚盛今二土阜尚存所謂薊門也閭城在京西南古城基二石獸尚存

陽鄉城在京西南漢舊縣晉改長鄉今地名古縣

君子城卽舊薊城晉載記石勒每破一城必簡別衣冠泊平幽州擢荀綽裴憲等居之號君子城

遼太宗於南京建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普北曰通天拱辰

金海陵天德二年命張洪等增廣燕城門十三東曰施仁宣曜陽春南曰景風豐宜端禮西曰麗澤顯華彰義北曰會城通元崇智光泰

元人玉堂嘉話云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

事此非細事司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又云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相唐括安禮碑

元至元四年城京師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右曰順承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

按元之南城周圍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卽金之故

基也金之遺址尚在所謂土城關是也人呼崇文門爲海岱宣武門爲順承阜成門爲平則仍元之舊也

明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庚午徐中山達取元都丁丑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高三丈五尺五寸至永樂十八年遣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壯正統四年命內臣阮安重修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刻有營

建紀至十年又以內面用土恐易頽毀乃命成國公朱
勇等覓之與外面等凡九門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
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南
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嘉靖三十二年十月
京師外城成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
請修關廂墩塹以固防守都御史毛伯溫等復言古者
有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
多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太祖定鼎金陵既

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
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宜築外城包絡
旣廣控制更雄且郊壇盡收其中不勝大幸從之下戶
工二部議覆以給事中劉養直言時當匱乏諫止至二
十九年兵事益急議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不
果三十二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臣嘗履
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十餘里若
仍其舊貫增卑培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爲便計通

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上問嚴嵩嵩力贊之因命平江伯陳圭等並欽天監官同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上是之然慮工費浩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等嵩等請自至工所視之隨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築基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纔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

淺取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上板以後漸見效矣
上曰城工必果持久方可但土質恐未堅或且先作南
面待財力都裕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
圭詳計之於是嵩會圭遵上旨議將見築正南一面城
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
堅築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候再計度以聞上允之
于是年十月工完計長二十八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
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

彰義街門名廣寧內外兩城計塚口二萬零七百七十二塚下砲眼共一萬二千六百有二

劉定之游梁園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于是舊城東半遂入于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未帝淳之妻猶得獨

存稱太后以主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
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
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
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
之盧龍與薊在此也烏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
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曷因乎其城僅存土而甃皆
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
煤亦猶有卽之作墓者以其高堅也

城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通榆河會一畝馬
眼諸泉匯爲七里門東流環遶都城曰玉河由大通橋
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與盧溝河合長一百六十
餘里元都水監郭守敬所鑿賜名通惠河又名大通河
卽潞河也又西山玉泉從水關經越橋俗謂銀錠橋流
入西苑遶宮禁自玉河橋出入城河合流至大通橋入
漕玉河橋凡三一跨長安東街一跨文德坊街一近城
垣

崇禎己卯二月內監曹化淳議京城外開河以通漕糧自是年三月十九日起至辛巳六月所開河自土城廣渠門起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爲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兵部侍郎吳

牲視工以爲勞費無益且傷地脉抗疏止之尚有
一萬三千五百丈未完總理者侵冒不貲而震巽
方之地勢大傷矣

南城三里河元時運河名文明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
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今鐵閘
尚存南城外有減水河與天壇後河相通又城之東南
有兩水磨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吳中奏請修治

海子在府西三里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流入都城

而滙於此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爲下馬飛放泊內有按鷹臺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丈乃育養禽獸種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曰南海子

楊士奇都城勝覽云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歸觀弘壯環城之池旣浚旣築堤

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新者耆聚觀忻悅嗟嘆
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望萬年之盛致也於
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公偕學士諸公以
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山長川之環固
平原廣甸之行迤秦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
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廛市衢道之棋布朝覲會
同之麋至車騎往來之至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
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哉游

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時僕
以賜告南歸不及與游旣獲覩羣什而歆艷焉皆
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也諷詠之餘因慨嘆凡事
之成各有其時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旣立郊廟宮
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事
久未暇及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乂
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命下之初工部

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不可材
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
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旣廩均其勞逸材
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
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
爲畫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
必得人則於爲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詞臣張四維京師新建外城記皇上臨御之三十

二年廷臣有請築京師外城者參之僉論靡有異
同天子廼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廣袤計工定賦
較程刻日於是京兆授徒司徒計賦司馬獻旅司
空鳩役總以勲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庶職罔不
祇嚴廼遂畫地分工授規作則制緣舊址土取沃
壤寮藩輸鎡以贊工庶民子來而趨事曾未閱歲
而大工告成崇卑有度瘠厚有級繚以深隍覆以
磚墁門墉矗立櫓樓相望巍乎煥矣帝居之壯觀

也夫易垂設險守國之文詩有未雨桑土之訓帝
王城郭之制豈以勞民所以固圉宅師尊宸極而
消姦伺者也國家自文皇帝奠鼎燕畿南面海內
文經武緯細大畢張而外城未建者非忘也都城
足以域民而外無闐闐邊氛時有報急而征馬未
息故有待於我皇上之纘緒而覲揚之耳夫以下
邑僻陬卽有百家之聚莫不團練垣塞守望相保
况夫京師天下根本四方輻輳皇仁涵育生齒滋

繁阡陌綺陳比廬溢郭而略無藩籬之限豈所以鞏固皇圖永安蒸庶者哉故議者酌時勢之宜度民情之便咸謂外城當建夫亦思患豫防順時之道當然耳昔宋中葉武備弛矣而汴京平行又非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乃不見用我國家方當全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外城之緩急可知也我皇上一聞廷臣之議卽命共工建茲丕業是豈

羣臣之見越於仲淹實我皇上軫念民瘼憂厯國
體其視宋君之忽於忠計者萬萬不侔也以隆王
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以絕姦宄覲
之念豐芑貽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滋大也哉嗚
呼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要我皇上
之心固將率土爲城寰海爲池怙冒八荒而無此
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爲限量者哉臣謹記
孫承宗重修都重二城碑記維文皇奠鼎燕畿以

建都城扼吭拊背維萬世之安我世宗肅皇帝念
生齒滋繁比廬溢郭重熙庚戌之役詔從侍郎臣
邦瑞議築外郭于三門凡以固圉宅師尊宸極消
姦萌也今皇帝甲辰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算城有
圯於是秋七月朔工部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若
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輯於兩城而釁於雨夫衆心
爲城外頽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將無彌縫其闕
而固吾圉也其何變之能圖蓋時報圯者方三百

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計圮都城且七百七十
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而埤堦亭舍
不與於是臣某再以數上聞若曰災不可玩備不
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寧是時皇上方以帑金十
萬理民廬舍疏入不卽問乃臣某再以修葺上聞
若曰刻期我惟築無寧徇故常而不慮事以授豈
其不秋防是虞若猶是枕篆而不以聞也則少不
逞卽剽戶而逸者四走無際它其誰捍禦之其若

掌故何定鼎來是墉是壑有基勿壞方今千丈之
瑕秋防之候即三旬而成尚虞窺予況其平板幹
稱菴築非卒辦也而繕司困備曾餼糧之不具則
登登之築無寧泄泄也於是天子下其議停一切
小修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亟修之固我保
障毋怠無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某
實專料理而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時以行築
者飭其不勉者蓋以八月趨事明年某月告成功

曰發丁男若干金錢若干天子重念勞人陞賞各有差且詔臣某爲之記臣以爲城以盛民也我皇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鞏皇圖綏蒸庶意深遠矣然威靈遐邇荒裔率服方且極覆爲城極載爲池豈其介在藩籬是豐芑之謀不藉爲大耳不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肅皇帝建永定外郭而難其守臣謂守在城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民力者

疎守在民心者密今天下浚膏實之而罷力築之
則民不堪嘆溢災之而築鑿苦之則天且若甚忍
於民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忍或其未忘也我
皇上惕于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祖宗之德澤
維法度而上爲百姓守法下且爲朝廷守國頃所
爲慎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而不輕用
民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臣謹稽首頓首而爲之
言銘曰皇明御宇奄有萬方燕畿奠鼎拊背扼吭

文經武緯細大畢張是憑是式繫于苞桑泰有如
彙城有復隍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廣袤乃察
相翔司徒計賦乃芻乃秣司馬獻旅乃穀乃揚司
空鳩役乃飭乃獎萬雷奮萬雉雲長悅以忘勞
迄可大康天子曰都惟爾衆襄詞臣載筆俊蹟用
章小臣稽首曰惟帝光匪城不易惟守未遑過城
則傾恃城則亡於鑠帝賚比於金湯惟帝念功無
怠無荒億萬斯年民悅無疆

魏大中濬濠疏邇自藩遼潰陷京都震聳仰厪聖
慮嚴諭濬濠刻期畢事維時工部尚書王佐侍郎
王永光姚思仁劄屬何玉成等畫地分任自東便
門始而科臣霍守典臺臣蘇述先事而司監察之
役迄臣大中臣文龍代受巡閱而玉成等先後報
竣暨磨算有成數矣而臣時榮復與臣文龍代夫
以一百五十萬八百一十九名計匠以一千二百
八十九名計班軍積日以三萬三千一十二名計

費水衡金錢六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兩九錢一分
四釐八毫七絲五忽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三兩
一錢三分米三千三百一石二斗諸椿木灰磚繩
斗百物及運價咸具而鋤鋤不與焉鋤鋤以歸監
督盛甲廠主事沈榮收爲甲械之需而後受直于
官否者不敢以冒此一役也工有詳畧費有多寡
而時有後先土有燦濕天有晴雨餼給有遲蚤勢
亦與爲難易焉易者以程工行其節用難者以惠

使鼓其子來要無不拮据瘡痛於暑雨之中而臣等今日藉手而告成於皇上者也其有未盡者邊烽告急經始倥傯而濠之源未求也源出玉泉山而佃農分以爲灌漑濠右壅以爲園池其波及於濠者恃其餘也濠之勢未審也水自高梁橋抵都城西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接舊閘爲地形之高下而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而分界任官各營其目前

之咫尺於全濠灌輸深淺之宜容有未協者矣更
都城渺水獨德勝門而西濠水南奔入關迤衍沿
洄周行大內以出玉河而今且北淤而南涸也則
其脈未疏也濠之支亦未達也嘉靖庚戌築重城
以爲附則濠之深廣宜準都城而地勢旣高有掘
未及泉而止者更廬井安堵而一旦議恢其故不
無遷析之虞且班軍非可以水部之官督也異日
者國有暇時庫有餘積大司宐董其屬以治濠清

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而總匯於大通橋大通而下又理葺諸閘以妙節宣蓄洩之宜而後濠有全功也以壯金湯亦以固風氣也若其源壅而不輸其流瀉而不收雖濬奚益矣然此時就濠而論濠也非所論于天子之守也臣等以與有監察之責諸有事於濠者各以其文移會謹綴其總數開具以聞而并及之如此

崇禎十二年四月給事中夏尚綱請停河工疏京

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來未有之勝使河
須再求深廣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爲之嘉
靖庚戌之役始增外樓七座臣愚以爲益其上者
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爲之而有餘浚其
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
脉來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昔春秋書
莒潰明城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
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殷耗歲時豐歉而遽勤

民興作使濬之而河流通猶慮所損已多矧又河
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旋壅究無當于
險阻之用乎臣愚謂商理財之道于今日議生必
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
商防患之道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
爲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疏上不納
以操其議者大璫也

春明夢餘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四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畿甸

京師地屬順天府其府治即元大都路總治舊署也先是遼升為京立幽都府又改為析津府至金為大興府元初為大都路號大興府官署為宗正所據官吏辦事佛寺中至大中監路平章政事莫吉奏請以錢四萬二

千五百緡買靈椿里周氏地計十九畝建為公署永樂

定鼎於此遂因其署而為順天府歷朝來皆為京兆重

地在元所轄州九縣二十有三今領州五縣二十二洪

武中微有不同據天文分野書載北平府支郡四涿州

通州霸州薊州親領縣十一大興宛平良鄉永清昌平

密雲舊州東安舊州固安舊州順義舊州香河舊州懷

柔新立涿州親領縣一房山舊有范陽縣附郭後裁通

州親領縣四三河武清寶坻溇縣舊州舊有潞縣附郭

後裁

霸州親領縣三文安大城保定舊有益津縣附郭

後裁

薊州親領縣四遵化豐潤平谷玉田舊有漁陽縣

附郭

後裁

大興宛平在元同為赤縣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
直隸而順天府在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
稱漢之京兆宋之開封其權極重開封牧至以皇子領
之

舊制三品衙門用銅印順天府印用銀誠重之也其職

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徵繇謹
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猾賑恤窮困清錄罪囚務察知
百姓之所疾苦而時撫摩之歲攢實徵十載造黃冊凡
賦役皆按冊丁產而均適之歲貢府學一人三歲合試
圻府生而貢士馬月朔奏老人坊廂聽宣諭歲立春迎
春進春耕藉田奉青箱播種以從覈勲戚家人季終引
造帳上國有市易平其價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軍匠
積貯牧馬柴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宣德中令所

屬地方每丁種桑棗百株官擇耆老勸督天順中令於宛大二縣各設養濟院以處貧者成化六年府尹閻鐸以歲飢坐視民患不能賑濟降衢州府知府府丞而下並巡城御史加罰有差

府堂懸宣宗皇帝御製箴奕奕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民庶事咸周之內史漢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亦有庶僚用贊厥成茫茫區域輦轂其本王者施仁篤近舉遠爾體予懷務勤以周情必

上通澤必下流水清玉剛準平繩直毋憚豪右毋縱奸
慝趙張邊延顯顯有規毋愧古人祇我訓辭

按府尹即秦漢內史之職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
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
右馮翊又更所謂都尉者名曰右扶風共為三府
治長安城中唐京兆府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五
代置開封尹宋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常尹後
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典司轂下為要劇

之任

順天二字乃史思明僭位於燕之年號宋熙寧中
發地得大錢二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蓋順天乃
其偽號得一則其錢名耳然則固不若北平二字
之為得也

萬歷二年戶部題順天府宛平大興孤貧張祿等
四千五百九十四名口支領冬衣甲字庫發給布
四千五百九十四疋

京師古薊門宋沈括曰余奉使至契丹界大薊茆如車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

雷禮順天府題名記京師古設內史漢改置京兆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其地居轂下憑城社者類橫恣抗法加之五方蠻貊湊集緣為奸市難格風靡所及為萬國取則故唐宋以來選遣皆人望尹或以親王為之小事專決大事則稟奏受成旨

者刑部御史臺無輒駁異蓋肅清京師鎮撫畿甸
必隆重其任有若此我聖祖定鼎金陵稽古設應
天府置尹丞等官司輦輦至我文皇龍飛北平遷
都改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於永樂六年先置尹
丞等官如應天以後遂為都輦重職延今百有五
十三年典守定於聖謨者赫然具在而年久弛
事變叢生一切徵派和買之類干涉中禁出於繩
限部臺往往以勢下諉而一二養望自全者凜不

敢詰積為民蠹間有挺節廷諍以肅清鎮撫為已
任則云生事沽名九原可作安得起國初名京兆
與之論職守也哉確山受齊劉公總尹務鈞陽穎
谷馬公以丞副之慨然有槩於中思法前修表京
師因閱碑刻多訛逸復蒐輯增次具其姓名籍貫
及歷官大略鐫之於石請記於余余惟古之圖容
貌表室廬記官氏使善者知思而慕之因以久其
善惡者知指而譙之因以久其惡凡以示懲勸策

事功也況自昔京兆行事得失載之史籍萬世可
鏡又不徒為一時四方取則而已唐人諺云前尹
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若言敷政寬嚴
不同其以治稱一也又云前尹舉其綱而太簡次
尹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毀常法而取一時之聲言
寬嚴失宜均之為世所譏今二公坦易相符政不
務苛細而繩檢截然人方以赫赫熙熙並譽迺又
即其前刻於石者時觀省焉孰為秉忠勵世戢豪

右於黎庶如趙張在漢吳許在唐包范歐陽在宋
毅然思齊如摠衣侍教於一堂則彈壓所加奸恣
斂縮而仁惠沾濡民若更生自足以重京輦則四
方矣達之畿輔相與歌頌曰前有某公後有二公
固不待賄石刻知名而聲稱不朽將與古名京兆
並傳彼愒時巧宦如仲方黎幹之脂媚尹丞不輯
如行餘棲楚之相訕不無其人而重以為戒獨非
成事之師也哉愧予前尹順天不足為後人景法

此亦竊載名之榮云

葉向高順天府題名記令甲三歲一計吏治自岳
牧以至尉史鱗集於闕庭而京兆實攝郡事綱紀
之意蓋云維茲郡吏其式化於王畿故郡吏之視
京兆不啻望表赴鵠夫內備列卿而外倡九牧秩
尊而於民親則無如京兆者二百年來名公鉅卿
多由茲奮確山劉公嘗刻其名於石而司空豐城
雷公為之記歲久石溢今尹廣陵錢公少尹關西

劉公礪石續紀而以記屬余夫司空嘗官京兆宜
能言京兆余越俎而譚非其任矣然余有職於掌
故不能辭則嘗取司空言讀之若慨然有慕於國
初諸臣之丰裁而恫切於年來因循叢蠹之非是
其為京兆規不啻詳矣余惟國家初造耳目雖新
聲靈震乎遐陬而功令肅於庶府京邑翼翼四方
之極奉職順流亦可以為理故其治易也其後襲
恬承熙輦轂之下日膏沐涵濊於太平之休澤寢

以竊情而五方殊技輻湊灌輸奔命於上國都市
之政雜而多端奸日萌生治稍難焉又其後則怙
熙益深耗蠹愈甚九閭之聽既高而豐蔀之勢易
壅郊圻之內若隔萬里勢家寺人作奸犯科官府
之憲令闕軼而不行因循則虞偷操斷則虞掣繩
墨周密日不暇給京兆之難治遂為天下最矣蓋
嘗總郡國之政論之其在開創則外難而內易何
者依日月者愈近而愈易為光也其在承平則外

易而內難何者憑城社者愈近而愈易為蠹也方
司空時去國初纔百五十年度事揆勢已異昔日
馴至於今又數十年矣職京兆者其感慨歎息當
抑又甚焉弊久則窮窮則復思其始今日之京兆
亦起弊反始之一時已在漢以賢京兆稱者則趙
張三王然大都皆以精嚴為理而治行第一之黃
次公一受事而輒謝去此何以故本始元康而後
漢當極盛宦戚漸滋五陵豪少夤緣恣睢浸不可

問如史所稱吏民懈弛桴鼓數鳴厓縣官憂此其
時亦稱難治而次公一切以郡國寬和之法行之
宜其格矣故夫勢有宜乘化有宜更難易之形殊
不可以一術操也要於補偏苴漏酌緩急之施疏
宣底滯無所壅閼惠京師以綏四國斯惟尹之任
而稱乎其為羣吏表已今天子神聖加意三輔赫
然有願治之思而錢公劉公皆當世名臣協力同
心以理京兆將見畿甸太和百度咸修寧復有如

司空之所慨也者夫數之相禪貞下起元彈冠振
衣猶從其新而况躬奉寵靈為郡國首者乎是名
之新題或亦事之適相符者予故樂為之記以請
於二公若夫建置之由事權之重寬嚴忠佞之不
同足以鑒往詔來語具司空記中在事者業稔聞
之矣

春明夢餘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五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城坊

京師雖設順天府兩縣而地方分屬五城每城有坊中
城曰南薰坊澄清坊仁壽坊明照坊保泰坊大時雍坊
小時雍坊安福坊積慶坊東城曰明時坊黃華坊思城
坊居賢坊朝陽坊南城曰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宣南

坊宣北坊崇南坊崇北坊西城曰阜財坊金城坊鳴玉坊朝天坊河漕西坊關外坊北城曰崇教坊昭回坊清泰坊靈椿坊登祥坊金臺坊教忠坊日中坊關外坊每城設御史巡視所轄有兵馬指揮使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使設指揮副指揮革知事增吏目選於吏部昔宋以四廂都指揮巡警京城神宗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民間謂之都廂元設警巡院三至元四年省其一止設二院分領坊市民事即今之巡城察

院也

王瓊京師捕盜事宜議竊議得京師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使職專禦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為因盜賊生發奏准於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

名於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縣并清河高碑店
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
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
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
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
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
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
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

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
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并
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盛甲
每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
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
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
發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
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密責任不

為不專但京城内外人烟湊集游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厯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從長議處

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傳
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
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
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
變前代漢武帝時為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
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
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
賊勢愈熾克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

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并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奉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了來

說

左都御史孫丕揚議久御史巡城之任疏臣觀居

重要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為喧鬧
設者事有姦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
緝捕盜賊坐舖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
九門官吏多勒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叅奏
打點饋送嘉靖間例也至於禁止科歛詐騙裁抑
豪橫姦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
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
用實授替差必劄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

專心城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託立為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蝟穴之穀絲蠶食之輻湊可冀彈壓之有資矣

附載元人王憚彈兵馬司文切見在都兵馬司設馬步軍五百人係專一警捕衙門自去年至今年三月終強竊盜賊計六十餘起致有殺傷事主刦掠財物及本司公廨下為盜者蓋當該官兵不為

用心滋多如此三限不獲行下取招並不回報其
都轄上司縱令滅裂虛作行移亦不申明賞罰是
作過之人無法可畏教之公行也都城輦轂之下
庫藏倉廩諸所在萬一窺竊深繫利害又間有敗
獲賊徒除事關權勢不能歸結者才方申上自餘
無間輕重輒便鞫問斷遣宜惟侵司越職竊弄威
權但恐中間姦弊日滋實為事害兼是司自來並
無因繫鞫問斷遣之理今後合無令兵馬司據應

獲盜賊略行取問即便解府歸結施行外據失盜起數已獲者賞未獲者罰如此庶望上無縱恣虛

行之失下革違錯自專之弊賞罰既明民知所畏京畿之間不待歲月作過之人將自消弭據此合

行糾呈

春明夢餘錄卷五